



小闲事

恋爱中的鲁迅

赵瑜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小闲事

恋爱中的鲁迅

赵瑜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闲事：恋爱中的鲁迅：增补本/赵瑜著. —11版.

—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12.12

ISBN 978-7-5153-1090-9

I. ①小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鲁迅(1881~1936)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9198号

责任编辑：董晓磊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网址：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：(010)57350401 门市部电话：(010)57350370

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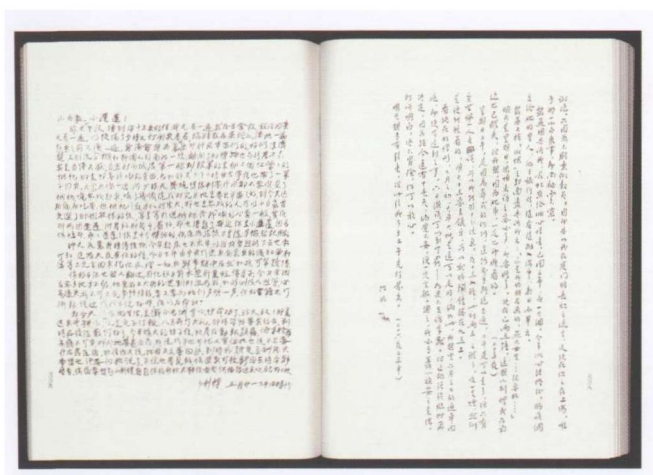
880×1230 1/32 10.5印张 2插页 150千字

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6000册 定价：36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：(010)57350337



《两地书》部分手稿。



1912 年前后
鲁迅摄于东京。



1925年5月28日
为俄文版《阿Q正传》出版摄于北京之一。



1927年1月2日
摄于厦门南普陀之二。



1927年8月19日

鲁迅（左二）、何春才（左四）、廖立娥（左一）、许广平（左三）。



1927年9月11日

鲁迅与许广平、蒋径三合影于广州艳芳照相馆。



1927年10月4日

摄于上海。前排左起：周建人、许广平、鲁迅；
后排左起：孙福熙、林语堂、孙伏园



1930年1月4日

海婴百日全家照。摄于上海春阳照相馆。



1930年9月17日

史沫特莱为鲁迅五十岁摄。



1930年9月25日

“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”。摄于上海春阳照相馆。



1930年9月25日

鲁迅五十岁生辰全家照，摄于上海春阳照相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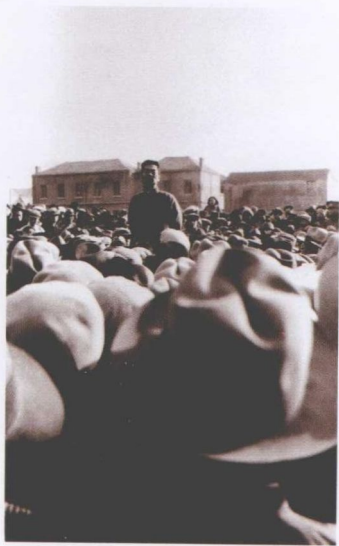


1931年4月20日

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于上海。



1931 年 7 月 31 日
鲁迅全家摄于福井写真馆。



1932 年 11 月 27 日
鲁迅在北师大演讲。



1933年9月13日

鲁迅五十三岁时合家照。

自序 / 宴之敖或者许霞

学者陈明远，在一册叫做《文化人的经济生活》的书中，详细地计算了鲁迅一生的收入：鲁迅的收入前期从 1912 年至 1926 年离开北京前，平均月收入折合今天人民币 9000 元；1926 年至 1927 年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期间的一年，平均月入为 1 万 4 千元；1927 年至 1936 年去世，十年上海期间平均月入 2 万元以上。那么，鲁迅一生的总收入，有文字记载的已经达到人民币 408 万元。

关于鲁迅的收入，陈明远虽然算得仔细，却忽略了鲁迅放弃的部分。1927 年 4 月，鲁迅因为营救被捕的学生未遂，又加上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要来中山大学任教，愤而辞职。从 1927 年 6 月至年底，鲁迅没有任何固定收入。

当时鲁迅在中山大学的月收入约合 2 万多人民币，然而鲁迅丝毫也没有在意，提出辞呈之后，不论是厦门大学还是中山大学都有过多次挽留，然而他决绝得很，从未被甜言蜜语所打动，更未被利益所驱动。

在中山大学或者厦门大学这样的名校做教授，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从鲁迅书信集里，便可以看到。譬如在厦门大学期间，鲁迅致章廷谦的一封信里，提到顾颉刚推荐他的朋友来代替孙伏园的工作。当时孙伏园去广州中山大学开会，尚未回

来。顾颉刚便在厦门大学造谣说孙伏园不回来了。后来孙伏园还没有确定要离开厦门大学时，顾颉刚又让他的朋友先到了厦门大学，代替孙伏园在厦门的一个寺院里教授一些费用低廉的课时，以候孙伏园确定离开后取而代之。

中山大学的教席则更诱人一些，且不要说鲁迅进入中山大学以后将自己的老朋友许寿裳调了进来，就连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等人也设法想要调进来。然而，鲁迅根本不留恋这种学院派的生活。这一方面缘自鲁迅有丰厚且连绵不断的稿酬来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，另一方面则缘自他那份骨子里的真实与清高。

鲁迅不喜欢依靠职位或者别的什么修饰性的身份来炫耀自己，北大也好，中山大学也好，包括 1929 年或 1932 年回北京时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的学生和一些旧同事，彼时已经是北大清华两校的领导的老友们纷纷邀请鲁迅留下来教课，他均不以为意。这些情节在《两地书》中皆有大量叙述。

关于鲁迅对学院派的鄙视，现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孙郁在《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》一书里时有闲话，譬如在《刘半农》一节里，孙郁这样写道：“周作人对其评价较高，对鲁迅的判断多有不满。《半农纪念》似乎是专为反驳鲁迅的那篇《忆刘半农君》而作，以为鲁夫子贬低辱骂了刘氏，不平之态，跃然纸上。其实在对待友人的时候，鲁迅偏于直，爽快而热情，但对缺点绝不忌讳。周作人则有点温吞，所谓睁一眼闭一眼是也。鲁迅之看人，以精

神的纯而真为标准，对世俗中的雅态、地位、名士气不以为然。苦雨斋中的人，教授气过重，民间的苦痛自然感受不深。鲁迅憎恶刘半农后来的变化，虽然这是朋友式的憎恶，但根柢在思想境界上存在差异。1933年10月，刘半农在招生阅卷时，发现学生的错别字，便撰文大加嘲讽，教授气味浓浓。鲁迅在几篇文章提及了此事，以为过矣。鲁迅看人，与知堂不同，是非上毫不含糊，对刘半农‘飘飘然生优越之感’殊有反感。”

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了鲁迅的此种气味，便开始细细地阅读鲁迅书信集。

一开始看的，便是《两地书》的1932年的版本，这是经过删节后的净本。朦胧中，除了鲁迅的幽默和时不时的孩子气，还有的，便是前面所说的真。鲁迅的“真”是一种难得的文人情怀，在诸多的利益或者十字路口面前，鲁迅不会因为利益而违背自己的良心。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，离开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等等事例便是明证。

这是一种独立的人格。当时的学者和作家比比皆是，能做到这一点的却非常之少，譬如他的弟弟周作人，便舍不得既有的利益，在日本攻陷北京的时候，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民族气节。

鲁迅的坦荡，不止是表现在利益上，甚至包括欲望上面。在认识许广平之前，他把自己的内心染成了黑色，他所有的文字都暗藏着失落、黯然神伤的无助甚至绝望。直到1925年3月11